



詩傳大全

十一卷之二

小雅  
析父  
小旻



2118  
5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反動衣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

圻父薄違是也孔氏曰古者祈圻畿字通用故此作祈

者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音奔之屬也董氏曰司

也司右虎賁滋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

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伍按賁曰掌執戈盾爪牙鳥獸所以為威者也

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也恤憂也○軍士怨於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原宿文庫



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刺之也宜哉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番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反色主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皎反古了繫之維之以求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壯者謂賢

者所乘也場圃也孔氏曰苗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繫絆音其

足維繫其鞫音引在鞫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

息也藍田呂氏曰非徇少留之貌○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

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

求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

投其轄於井中也前漢書曰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火郭繫之維之以求今朝叶祥所

謂伊人於焉嘉客

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華谷屨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也。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無期慎爾優游，胡反勉爾道思。叶新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疊山謝氏曰：黃者華采也。賢人

逢戶華門皆或以為來之疾也。朱子曰：王氏讀為奔

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道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

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

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

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是王，小

者是侯。招橫使來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道思，而終不我顧哉？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

一旦肯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豫無

有期限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賁然

來，思猶今人言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

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

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  
東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邀乎其不  
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  
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  
金玉不以遠問我○慶源輔  
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  
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已  
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  
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  
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旋回復

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黃鳥  
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  
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交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  
謀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  
盛

比也束萊曰氏曰人之所以相俸者以其明足以知  
其發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

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叶  
兩

比也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  
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慶源輔氏曰首言  
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  
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必制芾芾方味其樛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

賦也樛惡木也三山李氏曰樛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

矩相謂為婚婿之父母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爾雅曰婿之父為婚婦之父為婚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

郵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

畜言歸思復

賦也蓬牛薺音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曰似蘆

○我行其野言采其藿音福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

不以富亦祗音以異叶

賦也藿當音夫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

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

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久忠厚之意慶源輔氏曰常人

之情有不得已來

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言其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此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睦也相救也故教以卹建安熊氏曰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朋友卹周於鄰里鄉黨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

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

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建安何氏

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姻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姻之下兼施於師長於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慶源師長  
曰孝友睦姻任卹人之道也故先王脩之以為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泮渙離散不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禽獸夷狄也哉

秩秩斯下叶居幽幽南山叶所如竹苞叶補矣如松茂叶莫  
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叶厚矣無相叶余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

長樂劉氏曰南山在鎬京之南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

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

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

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

華谷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

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

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好無有相

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

圖者矣○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

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子曰義哉輪焉

義哉免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張子曰猶似也人情

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

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

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

然意則善矣問橫渠說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

不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

遂忘其恭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慶源輔氏

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參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

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或曰猶當作尤

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反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

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西南其戶天子之

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西南其戶天子之

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西南其戶天子之

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西南其戶天子之

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西南其戶天子之

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慶源輔氏曰大凡人之為居室未有不欲為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其祖妣之業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約之閣閣反椽反角之橐橐音風雨攸除直應鳥鼠攸去反君子攸芋香于反叶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華谷嚴氏曰即所椽

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

下四旁比自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

也雜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墻壁之美而為君子尊

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為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應所在

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音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力反如暉音斯飛君

子攸躋子西反

賦也跂踈立也孔氏曰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

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翼雉鄭氏曰伊洛而南雉素質五米皆備成章曰暉躋升

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踈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庶

隅勑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驚而革

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暉之飛而矯其翼也蓋田氏曰暉

暉斯飛覆以瓦而加丹暉有文采而勢翬舉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

升以德事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音噲噲音快其正音噦噦音

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廬陵李氏曰堂三

際之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

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與窅音之間也臨川王氏曰噦

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董

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冥所謂陰室也○廬陵李氏曰室

最為深隱故謂之與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南隅

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音上簟音乃安斯寢音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音吉夢維何維熊維罴音維虺音維蛇音

維蛇音市奢反叶于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

席也○灑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符蓐似熊

而長頭高脚猛憨音多力能拔樹本草曰熊類大

攀緣上高木○孔氏曰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

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

詞也下章故此廬陵陸氏曰下至卒章感陳占夢生

為君王女子宜入之家室皆頌禱之詞也

○大音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大

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筮人占  
夢皆其官屬也華音水筮音筮  
熊罷陽物在山彊力

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

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

通故書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

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周禮占

天地之會建曆所處之日辰陰陽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占夢曰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

之及合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

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

喜夢喜悅而夢噩夢獻吉夢贈惡夢占夢曰季冬獻吉

恐懼而夢噩夢注云獻羣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

四方以贈惡夢注云獻羣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

奠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萌菜始生也

宗祝儀禮作生  
飲定又同

贈送也欲以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

新善去政惡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晝

率多紛紜乖戾未與天地之氣相通其間縱有微

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

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

以守至正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

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

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故得乎故王

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嗶胡華彭反叶朱帝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寺得大卷五

上

賦也。半圭曰璋，嚶大聲也。帝，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曰白虎通云：帝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帝皇，猶煌煌。諸侯赤，帝以章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

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

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楊，他計載弄之瓦。叶魚反無

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羅，叶音麗

賦也。楊，祿也。孔氏曰：楊，瓦紡塼也。朱子曰：瓦紡，時所

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以儀善，懼憂也。○寢之

於地，卑之也。衣之以祿，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

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

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

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

饋，貞吉。易家人六二爻，程子曰：柔順中正，婦人之道也。

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

已六二陰爻居陰位，則柔順得正，居下體之中，則得中

故其象為無攸遂，在中饋，而其占者能如此，則為得正

而吉，無攸遂，即無非無儀也。在中饋，即唯酒食是議也。

而孟季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

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

也。禮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

也。○列女傳：孟季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

夫婦人之禮，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

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

已君子謂孟  
母知婦道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藍田呂氏曰一

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  
安身體於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子孫於斯  
○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其宮之面勢而禱其兄  
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宮之寬廣而禱其祖妣  
之是嗣也三章則言其宮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  
以為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子所  
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室之羨而禱其君子  
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則禱其身安夢  
兆於是而生男則室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無遺  
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詞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  
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豐城朱氏  
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羨禱祝之詞如  
義哉輪焉義哉奐焉則所謂頌羨之詞也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  
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  
高遠則羨輪奐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一

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  
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  
身至於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為君為王女子之  
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  
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  
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  
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  
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  
有不可勝言者矣此  
所以為善頌善禱歟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部部壞壞安成劉氏曰

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故宣王即位更平作宮

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

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

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

終李實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詩○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而純爾羊

來思其角濺濺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

賦也黃牛黑唇曰牯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

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尚多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牯以牯計也黑

唇為牯則黑皆為牯黑耳為羣亦各以其數也皆音砌牯音袖羣音尉聚其角而息濺濺

然疴音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疴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濺濺

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

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山陰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耳察義所謂

大夫袒而○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可

叢素多何笠音立或負其餼音候三十維物叶微爾牲則具叶居

反律

賦也訛動何揭音竭也叢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

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鄭氏曰降

寢或訛者羨其無所驚畏也而牧人持雨具齊飲食從其所適以順

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

不有也豐城朱氏曰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也

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以其效而言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以雌以雄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不騫不崩磨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

虧也崩羣疾也臨川王氏曰矜矜兢兢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堅強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

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善耗敗則牛可知矣○押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六畜

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徐鉉曰羊以瘦為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為是故也

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防獸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

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主水楚但以

手摩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豐城朱氏曰薪蒸

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

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音北維旗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叶尼旒維旗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旒郊野

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周禮大司馬曰郊野

旒蓋人不如魚之多旒所統不如旗所統之衆故夢人

乃是魚則為豐年旒乃是旗則為人衆毛氏曰陰陽和

推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暴乃

生飛蝗故說者以為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三山李氏曰此章亦如斯干言占夢之事也○東

萊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華谷



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繼  
健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故就牧事設夢以頌禱  
耳之

無羊四章章八句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

臆謂民力之善存也謂其備臆成有也於是民和  
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  
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  
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氏具爾瞻叶側憂心

如惓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斬叶側何用不監古衙反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音師

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

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  
尹氏何譏世卿注世卿者

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三  
山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  
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惓惓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

甫音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

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久憂心

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

汝何用而不察哉慶源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與

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惓憂之甚也直  
敢譏諷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况敢正言其失直  
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  
有不厲威肆虐以箝入之口者然國既終斬絕矣汝  
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  
不言者也○華谷嚴氏曰言師尹失民望錡京面對終  
南故以所見起興

見起興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於何反不平謂何天赫反方薦祖殿反瘳才何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反莫懲嗟哥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狀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慶源輔氏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為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備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安成劉氏田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之語觀之或可為集傳第薦荐通重直用也瘳病弘大憯曾懲創也○三說之証

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去聲亂入怨而謗讟徒谷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秉國之均叶黎反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叶婢反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反賦也氏本均平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為

維持毗輔吊承國之均只是比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

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而秉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

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愆，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眾弁及空焉窮也。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反。弗問弗仕，里反。勿同。君子

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里反。瑣瑣，素火。姻亞，則無膺。武

賦也。仕，事國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臨川王氏曰：已，廢退也。

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

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言每一人娶姊妹，相亞次也。膺，厚也。○言王

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姻之小人，而以其未嘗

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

心，視所往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

瑣瑣，姻也。處是幾箇人不好了。○慶源輔氏曰：小人而

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到那

濫居要職，躡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

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而其人

詩傳大義

六

○昊天不<sub>反</sub>降此<sub>反</sub>鞠<sub>九</sub>六<sub>反</sub>訖<sub>音</sub>昊天不<sub>反</sub>惠降此<sub>反</sub>大<sub>反</sub>戾<sub>音</sub>君子如<sub>音</sub>屈<sub>居</sub>例<sub>反</sub>俾<sub>音</sub>民<sub>音</sub>心<sub>音</sub>闕<sub>古</sub>穴<sub>反</sub>叶<sub>音</sub>君子如<sub>音</sub>夷<sub>音</sub>惡<sub>音</sub>鳥<sub>音</sub>路<sub>音</sub>怒是<sub>音</sub>違<sub>音</sub>

賦也。備均鞠窮訖亂，及乖屈至闕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嚴氏曰：羅師尹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訖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

外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入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訖大戾，不過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說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雅刺詩皆可通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後章言不吊不平，正月言天之祝我，天是極。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雨無正言，降喪疾威，小旻言旻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昊天泰憮，以及變大雅，言上帝板板，天之方難，方方虐方，情言疾威而降，喪皆與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厲召旻言疾威而降，喪皆與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入之情性，有同然者歟。○豐城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為入事，歟。則日月剝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積祥，將亡必有妖孽。因未可盡責之人也。盡以為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

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委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問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國者亦反求諸已而已矣

○不吊昊天叶鐵反亂靡有定叶唐式月斯生叶桑俾民不

寧憂心如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卒勞百姓叶桑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

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曰誰秉國

成者華谷嚴氏曰憂心如醒猶黍離言中心如醉○乃

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聲之受

其勞弊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反靡所騁反領

賦也項大也感感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

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感感然無可往之所亦

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

可往之地也華谷嚴氏曰家父駕此四牡其四牡大領

○方茂爾惡相反爾予矣既夷既懌如相反疇市由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

予戢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

詩傳大全卷上

相齟齬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  
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反怨其正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

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

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東萊曰尹氏曰篇將終矣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

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

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

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慶源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自古小入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家父音甫作誦音侯以究王誅音式詘爾心以畜音許萬邦

工叶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

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

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

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

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曰詩人

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

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

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慶源輔氏曰東

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

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說

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

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

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

姑闕焉可也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

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

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惜莫懲嗟曰降此鞠訕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涼音涼哀我小心音小瘋音瘋憂以痒音痒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

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瘋憂幽憂也痒

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華陽

繁霜肅殺之氣也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

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東萊呂氏曰凡講張為幻以

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然眾人莫以禍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矣

為憂故我獨憂之變源輔氏曰正月而繁以至於病也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

矣詔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為安其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反好言

自口叶孔五莠餘又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瘳病自從莠醜也臨川王氏曰莠惡也愈愈益

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詛言之

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只是以

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

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眾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

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劇而在我之後則我有所不及  
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適當是時則安  
能以無憂乎虛偽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其  
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為怒以其反  
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憂之  
至於甚病而彼反見侵侮也

○憂心惓惓其營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其臣僕哀

我入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惓惓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

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

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

而受祿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

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五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既克有定靡入弗勝音分有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天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安成劉氏薪細者為蒸甚分明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

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

勝天天定亦能勝入疑出於此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

之曰子之報離其已甚乎吾聞云云○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又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旬盛而趨於衰則常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

信之占夢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

者也廬陵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

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

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

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微兆吉凶者

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為聖人而已耳誰

能別其言之果是非乎○豐城朱氏曰訛言之入是

而謂之非非而謂之是其虛偽反覆甚矣非有明哲之

君孰能辨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

凶者也此國之所賴以止訛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

予聖矣而未必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

聖矣而未必明於吉凶之兆則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

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

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

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

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

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亦居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并亦維

號音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呼鬼易星歷

賦也局曲也孔氏曰踏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

理蜴蝮音原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孔氏曰釋魚云螭

不敢不踏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

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陸川人曰

號呼而出斯局踰之言者非延也乃有倫序有養理○  
豈山謂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  
種焉竭世道亦可哀矣○憂源補氏曰所  
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踰而不敢自安者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五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音教堯堯音鼓之虞堯茂盛之貌

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新安胡氏曰抗有力謂用力○

瞻彼阪田猶有宛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

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

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

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鄭氏曰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眉山蘇氏曰書云凡入未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力矣燎力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似音威呼悅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

褒似幽王之孽妾褒國女似姓也朱子曰褒人有罪入

太子而立以為后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

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

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似足以滅之蓋傷之

也時宗周末滅以褒似淫妬讒諂而王感之知其必滅

周也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如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至  
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豐城朱氏曰樂之亡也非  
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  
已實滅之也紂王之亡也非申侯大戎滅之也  
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紂之  
於褒如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如以滅之而  
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  
人者未泯也意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  
心之眷眷於周者未散也而紂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  
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滅  
其身而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如  
已矣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  
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安成劉氏曰  
意反覆相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傷歎宗周之易滅真  
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如方

龜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豔妻煽方  
處之語証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於褒如嬖盛之時固  
無嫌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陰雨其車既載才乃棄爾輔叶

兩載字如輸爾載才再將反伯助子叶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  
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曰輔是輸墮音也  
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  
而不知止君子求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求  
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  
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後號伯以助子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音于爾輔方六反叶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力叶反節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加叶反

比也負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

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

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華陽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一說王曾不以為意乎新安胡氏曰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為意乎

○魚在于沼叶之紹反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

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燥七洛反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

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華

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

然易見無所逃於炤炤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反無洽比反毗志其隣昏姻孔

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三山李氏曰與其親戚周旋也慙慙然痛也

○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穀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昏

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臨川王氏曰君子因感而

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親隣里也○慶源輔氏

以相樂而我獨憂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

長保其樂哉○豐城朱氏曰肯酒嘉穀以合比其隣里

怡憚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

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隣里其所以至於疾痛而自嘆

小入之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

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孔叢子論

曰云云子順名哉孔子六世孫時相魏安僖王○二山

李氏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如燕

雀之類也

○此此音彼有屋穀穀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於遙

是極陟角反叶加哥我矣富人哀此惇獨

賦也此此小貌穀穀寔音巨陋貌指玉所用之小人也穀

祿天禍極害哥可獨單也○此此然之小人既已有屋

矣穀穀寔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

採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

勝惇獨甚矣三山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

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

自較其輕重故曰士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

較其淺深故曰哥矣富人哀此惇獨兮憂心慙慙若惟及

憐矣○新安胡氏曰前章念我惇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

其私矣此章哥矣富人哀此惇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

此○豐城朱氏曰此此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於

穀而有穀則寔陋者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於

獨探而喪於庶民也均之為極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

力猶未至於甚困惇獨者嚴於力此孟子所以言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

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

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是問周天之度

分朱子曰天一晝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一  
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也  
鄒陽董氏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其行三百六十  
五日而一替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度而已陳尚  
德云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  
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

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  
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度  
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曰東西行其  
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安成劉氏  
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  
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  
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  
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  
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既匝之西  
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  
度二分也  
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翻陽董氏曰書傳謂日月亦  
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中  
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星  
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  
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  
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安成劉氏曰十九分度  
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

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厘七毫三絲六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為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知，月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隱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淪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竟與以爲星昂乎？今日星昂，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為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以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元月躔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故日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

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居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月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九峯蔡氏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後漢律歷志曰：以速及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安成劉氏曰：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安成劉氏曰：彭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晦朔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

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反若浪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朱子曰：天止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者望



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  
 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  
 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  
 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  
 曰黃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  
 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執道  
 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  
 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  
 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  
 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  
 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  
 一交於此時方有食

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  
 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初替反又宜而  
 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  
 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

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

非常之變矣疊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幽王

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安成劉氏曰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大暈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  
 類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  
 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  
 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  
 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蘇氏曰日食天變之

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  
 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  
 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  
 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疊山謝氏

曰日衆明之本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即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

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

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左傳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

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

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

言也臨川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故春

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三山李氏曰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耳

○曩曩丁輒反震雷不寧不令叶虛反百川沸騰山冢峯反

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德

賦也曩曩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漢李尋傳注曰雷電失

序不安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峯崔嵬也高岸崩陷故

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魯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

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

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墨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

指幽王所曰哀今之人微而憯也○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為莫

也。趙劄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  
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孔光  
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  
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  
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音甫皇父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音子

內史蹶音俱維趣音走馬音補鵠音維師氏音蓋妻音扇

音扇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鵠皆氏也。孔氏曰  
仲是字之義番聚蹶鵠單言又聚子  
以子配之若甫子開子然故知皆氏卿士六卿之外更

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

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

羊所謂宰士。公羊傳隱元年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

已卿士是也。九峯蔡氏曰周公為冢宰食已於畿內畿

蓋以宰屬而無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安成劉氏曰以

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為都官以總六宰屬而總六官

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膳夫上士掌

王之飲食。音膳羞者也。天官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

滋味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春

內史中大夫一人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

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  
國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  
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善  
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臨川王氏曰：言其方處方居  
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  
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上三山李氏曰：此  
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責外所用  
之人，又責其內寵，言所以致之由也。○豐城朱氏曰：用  
無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  
之職也。而家伯實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  
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攝與聚子膳夫掌朝  
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  
蹇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者也。當求窈窕  
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難為之，則嬖妾之焰熾矣。  
有嬖妾以為蠱惑於內，有小人以扇亂於外，此災異之所

以繁興而亂亡  
之所以莫救也

○抑此卑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悲反徹我牆。

屋田卒，汗為菜，之反。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叶於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汗，停

水也。菜，草穢也。孔氏曰：汗者，記曰：汗其宮而滌焉。戕，害

也。○言卑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

乃遽徹我牆，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汗而高者菜，又曰

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廣陵彭氏曰：三代之

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

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內，築都邑，令邑人居之，  
役之，不以其時，先毀墻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

述其情如此。○疊山謝氏曰：皇父使民無以為生矣。乃曰：予不戕虐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豐城朱氏曰：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

不慤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反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臨川王氏曰：皇父自謂甚聖，故因而譏之曰：孔聖也。都，大

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

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孟

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三有事，三卿也。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也。

亶，信侯，維藏蓄也。慤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

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

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

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

也。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耆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留也。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

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有著善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用召

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置諸五刑，下

民之孽，匪降自天，因反噂噂，徒合背，蒲昧憎職。

競由人。

賦也。賢衆多，願孽災害也。導聚也。杳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見讒而况敢告勞乎。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杳杳，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入耳。未嘉陳氏曰：噂，聚談也。杳，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學，未可歸於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呼有反。叶。四方有羨，我獨居。呼有反。叶。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呼有反。叶。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做我友之自逸哉。疊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效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安成劉氏曰：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詩前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於人於一，篇之義終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畏饑饉，其斲叶于斬伐四國。叶于

是密中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淪音以鋪音普音烏

賦也浩浩廣大貌吳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音難音注凡菜可食者通名為蔬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

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

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昊天

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驗其德以昊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

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豐城朱氏曰吳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是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導其仁也此章姑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夷世三事

大夫莫肯夙夜叶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反庶曰式臧反芳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反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

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勤勞也三事三公也董氏曰陳壽補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

詩經卷之五

三十一

離又如此安成劉氏曰易姓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庶  
 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華陽范氏曰  
 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  
 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三山李氏曰時王上為天所  
 怒下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勢貳孫  
 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  
 華谷嚴氏曰二章言人心離散也○豐城朱氏曰周宗  
 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  
 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  
 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  
 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  
 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眾人皆夫而已獨居  
 則衆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龜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  
 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  
 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  
 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  
 也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  
 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

可得而回人心豈或曰擬此亦東遷後詩也潛室陳氏曰  
 正月篇而言耳○安成劉氏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  
 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如何昊天叶鐵因辟言不信叶斯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  
 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

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  
 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

也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  
 也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畏○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  
 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慶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

詩經卷之五

三十一



之則樂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用王之為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安成劉氏曰三章言王不見聽而已

○戒成不退反吐類飢成不遂曾在登我誓思列御憎憎

千慮日瘁反但辭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聽言則答譜言

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大壯上六曰羝羊

解藩不能遂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劉氏

曰楚語誓作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漢石官表侍中加官

侍天子故憚憚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誓御之

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

譜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超乎

慶源輔氏曰聽言則答譜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

言則答面從者也譜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已皆不能敬也○須漢劉氏曰聽言

則答譜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安成劉氏曰

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豐城朱氏曰兵

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辭而冠亂將益進矣飢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誓御者王之

近臣任任養董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然凡

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風夜朝夕者也聽言則答謂若君不盡其誠也諸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苛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

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於巧言如流順從而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流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新安胡氏曰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安成劉氏曰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維曰于仕里孔棘且殆里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

里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

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獲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華谷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而其志焉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以為怒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反復以為責此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可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叶古反鼠思息嗣反泣血虛叶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反屈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痛憂也藍田呂氏曰痛憂為憂也與鼠思義同

○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此安成劉氏曰此承上文五

章六章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而章六章

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

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建安何氏曰孔氏云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

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

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

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

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

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己之志也

然則此誓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華谷嚴氏曰七章責引去

者也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

詩經大全卷二

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當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關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誓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誓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

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棄如成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暨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析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何日斯沮在呂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叶于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沮止臧善覆反

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

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

止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謀之善者則不從

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慶源輔

亂之世庸暗之君謀猶邪辟無日而沮止者故無所歸

於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來也○豐城朱氏曰謀或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拂入之性災必違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滄滄許急訛訛紫音亦孔之哀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都黎反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

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前漢劉向曰言象小在位而然於

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侯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

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音所從故所

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

之者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

蓋彼之所以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

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

適從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得以肆

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

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爾言是聽叶平

維爾言是爭叶剛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安成劉氏曰詩中猷訓謀此訓道而微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

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天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入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補方九反民雖靡臚火具反或哲或

謀徒反或肅或艾音如如彼流泉無倫胥以敗叶蒲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臚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

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及而

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慶源輔氏曰子曰十室之

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但患王不能

之無使至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  
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  
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筆子之學，蓋深矣。○安成劉氏  
曰：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  
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又，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  
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  
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  
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  
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  
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為篇，所  
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  
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  
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阮彼鳴鳩，翰胡旦飛戾天。叶鐵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陸氏曰：似鴉，項有斑文。翰，羽戾至也。明  
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



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  
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  
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  
端慶源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

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慶源輔氏曰時人方

化上所為昏亂於酒則此兄弟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豐城朱氏曰齊則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温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中原有穀音叔庶民采叶此之螟蛉音零有子音果蜾蠃音力

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叶養之音

興也中原原中也穀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  
屈螺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上聲中

七日而化為其子

釋文曰：螺贏，即細腰蜂。○本草注曰：房耳，細腰物，無雄，皆取青蟲，教視變成已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捷音連，祝

呪式用穀善也。○中原有穀，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

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螺贏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

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

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

子使為善也。慶源輔氏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

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大計彼脊令，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經反桑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

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

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

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慶源輔氏曰：以脊令

之各有所進之道，雖或不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語使不子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每底一揭開，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有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有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裏面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

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嘴肉食不食

粟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捍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嘴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

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東萊呂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填

與瘖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劉安成

曰字書云犴一作新犴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

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

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

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

粟以見其貧窶之甚慶源輔氏曰貧窶如是而猶不忘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愴愴之瑞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墜也如臨于谷恐墮

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非猶恐懼○慶源

輔氏曰温温恭人愴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

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温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

而恐墜也愴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

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

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

者詳之慶源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致相戒

之端二章言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三

章則相戒相勉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

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

不恤貧困，踈寡如我之病，因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兢畏如此，况我則又當如何哉。○漢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辭，或是其入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悽愴。

弁，薄干也。彼，馮斯。反。歸，飛提提。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與也。弁，飛拊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音疋。又烏斯，語詞也。孔氏曰：猶夢彼提提，羣飛安

間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

慶源輔氏曰：怨者怨咎已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義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乘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踈，徒歷反。周道，叶徒鞠反。為茂草，叶此反。我心憂傷，惻焉如擣，丁老反。叶假寐，求嘆維憂，用老叶魯心之憂矣。疾，反。丑覲如疾首。

興也。踉蹌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怒思，擣春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踉蹌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矣。精神憤既，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求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疊山謝氏曰：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有頭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疾。如疾者，頭痛最巨，忍疾如疾首，則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不

屬音獨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安成劉氏曰：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制也。蓋託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未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疊山謝氏曰：桑梓父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

孔氏曰：太子為父所故耳，并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無所歸，死則推之。

詩傳卷之三

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疊山謝氏曰求其說而不可得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果在何處不可得而知也

○菀音醬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音呼惠有漼音戒者淵音九葦

漼音鬼漼音計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漼漼衆也屆

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葦

葦漼漼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

所至乎臨川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

所不容以與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屆何哉是以憂之之深昔

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雉之朝音古尚求其雌音千

譬彼壞音胡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鳴也壞傷病

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音古亦知

求其妃音配匹音眉雌音蘇物無不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

何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

而人莫之知也慶源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興已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

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音息投免尚或先音薦之行有死人尚或瑾

詩經卷之三

觀音

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墜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  
投入之免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  
有哀其暴步木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  
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  
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市由反叶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

木倚寄被反叶矣折薪抽救氏反叶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

佗湯何反矣

賦而興也疇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巔

也地隨其理也佗加也○言上惟讒是聽如受疇爵得

即飲之孔氏曰疇剛古字通用此喻曾不加惠愛舒緩

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

者尚倚其巔折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

彼有罪之諧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折薪之不若

也此則興也豐城朱氏曰讒者之言未遠可信骨肉之

隱之心也舒徐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

則不加愛是非復憫憐之心於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

是無復是非之辨矣故人之有罪則捨之而不問

我之無罪者則加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亦甚矣

○莫高匪山叶所莫浚蘇俊匪泉君子無易夷由言耳

屬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詩經卷之三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深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永嘉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苞，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臨川王氏曰：毋逝我梁，發苞者，太子於逐後者無如之辭。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

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管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朱子曰：固謂執



滯不通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朱子曰：親親之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  
 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  
 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朱  
子曰：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  
 而慕。朱子曰：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怨也。○南軒張氏曰：小弁怨慕所以為

親親故引開弓之疏戚為喻，以見其為親親者焉。  
 凱風之作，則以母氏不安于室而已。七子引罪自  
 責，以為使母之不安，則已之故，辭氣不迫，蓋與小  
 弁異也。當凱風之事，而怨慕不形，則是漠然而不  
 知者也。此則皆失親親之義，故皆以不孝斷之。於  
 是舉舜之孝，以為法焉。高子徒見小弁之怨，遂以  
 為小人之詩，不即其事而體其親親之心，亦可謂  
 固矣。○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  
 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  
 敗之由，又以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  
 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慶父之問，則  
 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意。慶父之問，  
 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  
 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  
 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  
 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怨已之怨，  
 情也。怨已之怨，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  
 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

觀耳固不致以大  
辨之事望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大具昊天

已威叶舒予慎無罪叶音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

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

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

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

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華谷嚴氏曰首  
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始既涵音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五反亂庶遄市專沮德呂君子如祉音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

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

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

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

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

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

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

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

之然後亂成華谷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  
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未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  
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反亂是用長丁文反叶君子信盜亂是用

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音匪其止共音維王之邛其恭反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音飲血告神以相要

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

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讒人也山西

真氏曰讒人乘間伺隙以餒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

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音即

也疾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

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

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

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

殆哉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先刺聽讒者下三章則專刺讒人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七損反度鐸音之躍躍他歷反免士咸反遇犬獲叶黃反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

貌免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

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朱子曰詩人所

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

起興便見其所言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

潘時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而又以躍

躍免免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

所正作所見

得之不能隱其情也慶源輔氏曰躍躍有跳梁谷肆之意

謂人莫得而知已也一旦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得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竟免之躍躍而忽遇大焉則無所逃矣○華谷嚴氏曰四章言已知讒人之情也

○荏而甚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

之蛇蛇以支碩言出自口叶孔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

矣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

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碩

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

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

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

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西山

為矣○安成劉氏曰五章言讒人出言無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推無勇音推職為亂階叶居既

微且音中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

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三山

曰左氏所謂孟拳力階梯也音限傷音羊為微腫足為音

諸之麋是也膝音腫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猶謀將大也○言此

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聞專

為亂之階梯又有微醺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  
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眾幾  
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華谷嚴氏曰卒章斥譏人而  
賤惡之也○慶源輔氏曰東  
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  
是也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譏人之本不難除  
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我梁不入我門叶眉伊誰  
云從維暴之云反胡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

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  
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  
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  
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  
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  
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  
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  
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  
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  
適然亦無忿懣之  
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胡逝我梁不入言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言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也。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

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

不以我為可乎。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入譖我。

而為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譖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

畏于天。叶鐵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廬陵李氏曰：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雷也。

○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

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

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慶源輔氏曰：知其逝我梁，

見我，是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言之，又以見蹤跡之詭秘，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

畏于天，而謂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反。

逝我梁，祇攪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

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

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

居反。

紀力反。

車壹

車壹

車壹

車壹

車壹

車壹

者之來云何其盱反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

曰盱豫悔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弱於豫宜有悔

也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安成劉氏曰左太冲魏郡

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

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

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

者之來俾我抵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  
僮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  
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三山  
曰亦以見饒藉之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  
人為愧不敢來也  
其為諧矣

○伯氏吹壎沉袁仲氏吹篴音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反側助爾斯叶先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

曰壎大如鷄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孔氏曰壎周禮

今字異耳注竹曰篴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

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

音也諒誠也三物大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孔氏曰

盟之傳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信闕詛諸五

父之禱定公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

射穎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

此○伯氏吹璫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

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豈

誠不我知而讚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

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土典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

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蠶三足陸璣云

齊○詳推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

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

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

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臨川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



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  
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  
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  
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祗也蓋君子  
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  
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  
豈若小丈夫然我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  
復合也

反 箋 七 西

兮斐 反 孚 匪

兮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甚 泰 甚 食 荏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孔氏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押雅曰錦文如只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鄭氏曰宮者割其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譖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

兮 反 昌 者

兮 反 尺 是

兮 成 是 南 箕 被 譖 人 者 誰 適

下 同 丁 歷 反

與 謀

悲 叶 謨 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箕星也。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

與謀言其謀之悶也。豐成朱氏曰：姜夔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人叶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

皆通翩翩往來貌華谷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

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諧而已諧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

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頰反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儂血平聲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諧則

固將受女然好諧不已則遇諧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

華谷嚴氏曰：汝能諧人人亦能諧汝其禍將遷及汝矣曹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

之詞慶源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諧者而言也

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諧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反視彼驕人矜此勞

人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諧行而得意勞人遇諧

而失度其狀如此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蒼天蒼天蓋以

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扶持安之也

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之也

○彼譖人者與反誰適與謀叶滿取彼譖人叶士皆

虎豺虎不食叶許投畀有北叶承有北不受叶承投畀有吳叶許

賦也叶承無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

或曰叶承行去聲文也投棄也說文曰豺北叶承北方寒涼不毛之

地也安成劉氏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不食不受言

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天也叶承投畀昊天使制其罪

○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

惡惡如巷伯叶承北叶承以載為德則宜無不受者今日不食不

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東萊呂氏曰記  
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惡刑  
不試而民咸服○而山真氏曰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  
疾之亦甚叶承殊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興學於不仁之

入欲屏諸四夷詩  
人之情亦若是也

○楊園之道叶承于卣丘叶承寺人孟孺叶承作為此詩凡

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卣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

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天官寺人之

路廢而掌王之內人及叶承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

于卣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讖始於微

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

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慶孫輔氏曰

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諸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未流之  
稿豈止及於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

聖讒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  
○董氏曰由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  
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安成劉氏曰劉  
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為由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  
而未嘗明言其為由  
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

句定子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  
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求巷是也安成劉氏曰  
三輔黃圖云

求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或帶  
時改為掖庭周章王姜后嘗待罪求巷是也伯

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曹氏  
曰巷

者內入之所居伯者長心其官為  
寺人而職掌求巷故稱巷伯焉班固司馬遷贊

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

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  
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目見之宜無間  
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其詩  
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  
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將懼維予與女音將安將

樂音女轉葉予音女反

與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  
慮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  
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

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予于懷胡叶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可夷反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頽風從上下日頽寘與置同置于懷

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禮山譙氏曰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

人若將登諸淵滕棄予如遺是退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祖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叶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朱叶韻

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慶源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

小怨謂怨語怨色生於人者志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求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為興者物於

谷風三章章六句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思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萋萋者莪五河反匪莪伊蒿叶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萋長大貌莪莪菜也蒿賤草也華谷嚴氏曰莪莪生而蓬蒿莪莪秀○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

此詩言昔謂之我而今非我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

詩傳卷之三

三五

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我匪我伊蔚音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以醉反

比也蔚牡藪音健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

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華谷巖氏曰一名馬藜蒿蒿之尤盛大者也

瘁病也

○餅之罄矣維壘之恥息憊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反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御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小壘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

餅資於壘而壘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

矣乃壘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安成劉氏曰以餅比父母

以壘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其餅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孟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餅喻周也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御恤入則如無所歸也廣漢輔氏曰玩此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履之不知其

也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音善六反我長丁文反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驚

也則育遺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顧旋視也孔氏曰謂

去之而復反覆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罔

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疊山謝氏曰：此章形容

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

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癩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

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

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而養其

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

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

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欲

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

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薛谷嚴

子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

傷也。故嘆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害而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

得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

意。○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東以父死非罪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詔

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  
司馬王濬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  
孤耶遂斬之子東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  
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  
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奕墓魏為每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  
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一變源輔氏曰先生載王衷  
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  
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宋嘉陳氏曰此詩  
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  
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  
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答責  
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因  
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  
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  
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陟岵鳴咽而不能止何也曰  
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

陟岵鶴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參我之詩感傷  
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  
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  
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  
旨旨輕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  
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  
止之也此參我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  
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論是詩而不三復  
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有饌音籃簋音孫有棊音求棘音七周道如砥音砥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音視止反音善瞻音春言顧之潛音所奸焉出

涕音體興也饌滿簋貌殮熟食也孔氏曰禮棊曲貌棘七以棘  
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儀禮特牲注曰七用



云上用乘長三尺吉禮則用耕

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

行小人下民也賤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

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孔氏曰譚國在東言有

饑蓋殮則有抹棘七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

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

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變補氏曰周道只道路

集解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

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正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

指周之王道而言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叶都反予直呂抽音其空叶枯反糾糾葛葛履可以

履霜叶都反挑挑挑挑公子行被周行叶戶反既往叶六反既來叶六反使我

心疚叶乾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

國皆在東方杼持緯音者也曹氏曰抽受經者也空盡

也挑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

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

以葛履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

心憂而病也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履可以履霜舉其甚

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

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

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列音沈音泉叶才反無浸獲新契契反寤寤歎歎哀哀我我憚憚

詩傳卷之三

三

反丁 佐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列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

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

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

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慶源輔氏曰上兩章既言

於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

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

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

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三山李氏曰此章言

小人得志網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胡犬佩璲音不以其長維天

有漢監古音亦有光跂丘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鞞鞞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漢天河也孔氏

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

旁三星跂然如隅也東陽許氏曰織女三星鼎七襄未

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

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

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孔氏曰在天為

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

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

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言東人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

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鞠然

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

監我廬陵歐陽氏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

下不能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

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虞源輔氏曰侯邦

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致易視而輕用之可也

觀禹貢之底績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易

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

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鞠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

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為病而愬

之於天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鞠

鞞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

氣驕逆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愬哉亦

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

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

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叶華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叶謨反西有長庚叶古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叶戶反

賦也叶明反明星粵牽牛星名爾雅曰何鼓謂之牽牛何胡可反服駕也箱

車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啓明長庚皆金星也

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

明

詩經卷之三

庚毛氏曰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蓋金水二

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

言也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

後則昏見而晨又不見行在日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

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齊牛不可

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

列而已廬陵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

有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為獸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

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鋹波戈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酒

漿維南有箕載翁許惡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安成劉氏曰六月

方者指當時皆見為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此謂南斗即

上文夏秋之間見南方者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

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南西柄則亦秋時也筆

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

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為斗三星為

柄○言南箕既不可以鋹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

酒漿三山李氏曰古人多以箕斗為虛名蓋此數而箕

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噎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

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

詞也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因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強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詞也慶源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詞雖若闕味而意脈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怨得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叶後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七西百卉許貴具腓芳菲亂離音瘼矣爰語家  
其適歸爽作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  
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東萊呂氏曰秋日冬

○冬日烈烈日猶云秋時冬時也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三山李氏曰天

進無時而息也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  
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與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

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夢我篇矣○廬陵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羨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羨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況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凋瘵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求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

矣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息亮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我日構禍曷云能毅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

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

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

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徒九鷄以專反翰飛反天叶鐵匪張連匪

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鷄鷓也鷓推雅曰鷓能食草以鷓為亦鷓

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鷓為則能翰飛及

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示

詩專二卷上

三十四

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希反

興也杞音拘桋音計也本草曰拘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桋

赤棟音色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灰好叢生山中中為

車輶○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

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